

# 漢文帝



華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王占君 著

# 漢文帝



華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王占君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汉文帝/王占君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3. 10

(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)

ISBN 978-7-5080-7681-2

I. ①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6424 号

## 汉文帝

---

作 者 王占君

责任编辑 高 苏
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×1030 1/16

印 张 15.25

字 数 316 千字

定 价 28.00 元

---

**华夏出版社** 网址: [www.hxph.com.cn](http://www.hxph.com.cn)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薄姬切乳 | 智赚吕后 ..... | 1   |
| 第 二 章 | 陈平巧舌 | 鼓动齐王 ..... | 12  |
| 第 三 章 | 强夺虎符 | 刘襄兴兵 ..... | 24  |
| 第 四 章 | 剪除诸吕 | 周勃领军 ..... | 36  |
| 第 五 章 | 灌婴闯代 | 刘恒进京 ..... | 48  |
| 第 六 章 | 绛侯震主 | 刘恒遇艳 ..... | 60  |
| 第 七 章 | 万岁私访 | 张武谋杀 ..... | 72  |
| 第 八 章 | 石柱逢险 | 小菊告状 ..... | 84  |
| 第 九 章 | 慎妃作画 | 赵信诈财 ..... | 95  |
| 第 十 章 | 御驾亲征 | 孙成出首 ..... | 107 |
| 第十一章  | 祖莹被掘 | 赵佗起兵 ..... | 119 |
| 第十二章  | 周勃遭贬 | 胡能邀宠 ..... | 131 |
| 第十三章  | 匈奴犯边 | 绛侯下狱 ..... | 143 |
| 第十四章  | 宠妃投毒 | 亚夫探监 ..... | 155 |

---

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五章 | 太后干政 | 周勃惊魂 | ..... | 167 |
| 第十六章 | 体察旱情 | 暗结反盟 | ..... | 179 |
| 第十七章 | 假赈放粥 | 缙紫泣血 | ..... | 191 |
| 第十八章 | 也先入侵 | 刘长嫁女 | ..... | 203 |
| 第十九章 | 陈奇行刺 | 奸王自刎 | ..... | 215 |
| 第二十章 | 太子殒命 | 大帝殒天 | ..... | 227 |

## 第一章 薄姬切乳 智赚吕后

如火的骄阳高悬在当空，大地像是刚刚打开的蒸笼，袅袅升腾着热气。宫殿顶上的琉璃瓦反射出刺眼的强光，花草树木全都昏昏欲睡，没有一丝儿生气。公元前180年盛夏七月的汉都长安，仿佛装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，闷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。

一辆单马乌篷轿子车，轻快地疾驶向成皋宫。赶车的车夫看上去二十出头，他虽说是一身下人打扮，却相貌清秀，仪表不俗，真不愧是代王府的差役。

车在宫门前刚刚停下，几匹快马便跟到了近前。

“站住！”为首的高头大马上，武信侯吕禄断喝一声。

车夫瞄他一眼：“为何？”

“车内何人？”

“怎么，要搜查？”

吕禄在马上鼻子里哼了几声：“是不是刘恒那小子偷着进京，要唱一出母子会呀。”

轿子车的绿绸帘一掀，下来一位身着官服的中年男子，双手一拱：“侯爷，在下有礼了。”

吕禄认得，这是代国的国舅薄昭，便在马上打个哈哈：“噢，国舅进京，真是稀客。”

“思念姐姐，特来探望。”

“该不会有夹带吧。”

薄昭将轿帘再度撩起，车里面一览无余：“侯爷，只有从代国运来陈醋两坛，若不嫌弃，奉上一坛品尝。”

“本侯爷才不喝你那酸醋呢，留着给你那薄姬姐姐喝吧。”吕禄带马走了，他的随从也跟着离去。

薄昭和车夫会意地对看一眼，迅即将车赶进了宫门。

一位容颜姣好的中年女人，正在门内的甬道上等候，当那车夫来到近前，女人情不自禁地迎上前去，紧紧抓住那车夫的双手，不由得悲咽出声，热泪盈眶：“我的恒儿！”

那车夫便是代王刘恒！看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，他屈身跪倒：“母后，儿臣不孝，已有三年未曾拜谒，真是罪该万死。”

“王儿快快起来。”薄姬将刘恒拉起，“还不是吕后那个妖精，害得我们母子分离。”

薄昭上前关切地问：“姐姐，急切地召我们来相见，有何重大事情，莫非吕后又要加害于你？”

刘恒猜测：“母后，那吕后还不肯放您离开长安，意欲永远将您囚禁？”

“我们且进去说话。”薄姬领先入内。

三人进到内厅，落座之后，薄姬先是叹息一声：“吕后残害先皇遗妃之意从未打消，为娘每日如履薄冰，看来死于吕后之手只是迟早而已。”

“父皇辞世业已七八年之久，吕后还不肯放过你们，真是蛇蝎心肠啊。”

薄昭说道：“吕后害人之心由来已久。姐姐何故此时千里迢迢派人召我们来京？”

“吕后身边有一黄门，受过我的恩惠。他日前传过话来，说吕禄、吕产感到吕后染病，已向妖后提议，要将我和王儿除去，以绝后患。故而急切召你二人前来，以商议对策。”

刘恒感到了切实的危险：“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薄昭在思索。

“死，为娘倒是无所谓了。因为吕后要你死，你想活也活不成。”薄姬眼中闪出恐惧的凄苦，“但愿不要像戚夫人那样被活生生折磨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。”

刘恒默然，他眼前出现了戚夫人饱受凌辱那凄惨的一幕。

戚夫人是刘邦最宠幸的妃子，有时甚至当着大臣的面抱着她处理国事，为此，吕后对她恨之入骨。刘邦死后，吕后对戚夫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摧残。戚夫人被砍去双手双脚，剜掉双眼，熏聋双耳，还灌了哑药，将她丢在厕所里，称为“人彘”。

薄姬擦去眼角的清泪：“王儿，有朝一日为娘若是惨死在吕后手中，你千万莫要义气用事，保存自身要紧。也就是无论吕后如何下诏书宣你，你都不要离开封地代国。”

刘恒深为感动：“母后，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而今吕后当权，要尽量趋吉避凶，忍辱负重。留得青山在，保得性命存。”

“皇儿，吕后她是不会容留为娘的。”薄姬深情地看着儿子，“数月之前，她路过轺道亭时，有个黑狗一样的东西撞到腋下，忽然间又不见了。她叫巫者占卜，说是赵王如意的阴魂作怪。自此她腋下疼痛，染病在身。她年事已高，去日无多，死前必然要了为娘的命。儿啊，娘在临死之前能见上你一面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母后，你不会的。”刘恒叮嘱道，“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，哪怕还有一线希望，也不能自甘放弃。”

薄昭思索良久，也没有太好的主张：“姐姐，为今之计，也只有听天由命了，但要尽

量力争保存自己。”

话未说完,执事黄门入内禀报:“启禀娘娘,吕后娘娘传来懿旨,要您火速赶往未央宫议事。”

“啊!”薄姬不觉一惊,旋即镇定地起身,“王儿,为娘的大限到了。”

“怎见得定是要加害母后,还当从容应对。”刘恒口中虽说在劝解,可他的心里也没底,不由得沉重地站起来。

薄昭也半晌无言,良久,他叮嘱了一句:“姐姐,要尽量博得吕后的欢心,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”

与成皋宫的闷热截然不同,未央宫中却是凉爽宜人。年迈的吕后,侧卧在镶金饰玉的楠木御榻上,气力已明显有些不支。四块一人高的冰山,环立在她的身后,给她带来宜人的凉意。两名宫女还在不停地为她鼓扇,吕后额前的白发在轻轻拂动。

吕禄显然已表明过观点:“娘娘,反正不能让薄姬活着走出未央宫。”

太傅吕产也是吕后的弟弟,他与吕禄想法相同:“娘娘,薄姬倒还好说,他的儿子代王刘恒,在朝臣中颇有声望,是万万留不得的。必须斩草除根!”

吕后依然难下决心:“高祖在世时的嫔妃,已被哀家诛杀殆尽,而今仅存薄姬一人。且她生前备遭冷落,高祖只临幸她一次,过后便弃如敝屣。我总不能赶尽杀绝,也该让史书留有余地。”

“娘娘,”吕禄仍在力争,“你现在大权在握,除去代王母子不费吹灰之力。否则,一旦百年之后撒手而去,我们就多了一个死对头。”

吕后经不住两个弟弟一再怂恿,思忖片刻后说道:“这样吧,在她到来之后,我给她出个难题,看她如何待我。倘若对我不亲,便将她用白绫勒死。”

吕产急问:“但不知娘娘出的是何难题?”

“等一会儿你就知晓了。”吕后嘴角现出一丝诡秘的笑。

未央宫的执事黄门将薄姬引到吕后床前,薄姬双膝跪倒:“臣妾叩见娘娘千岁,不知宣召臣妾有何旨意?”

“啊,薄姬。”吕后是一种勉强支撑的样子,“哀家近日病重,太医久治不愈,为此寻得一个民间偏方。但这药引子却难住了哀家,宣你前来,就为此事。”

薄姬不明就里:“臣妾愿为娘娘效劳。”

“其实说难也难,说易也易,不需你上天摘月,也不要你下海擒龙,我只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。”

薄姬一怔:“娘娘需要,臣妾无有不从,哪怕是要项上的人头。”她心中明白,吕后



想要,也不容你不给。

吕后淡然一笑:“你莫要紧张,哀家不要你的人头,偏方言道,要一只人乳为药饵,而且要身份尊贵的人,不知薄姬肯否。”

“只要能为娘娘医病,臣妾心甘情愿。”薄姬心说,要人头都得给,要乳房总比要命强得多。

吕后扫视吕禄、吕产一眼:“薄姬,作为女人,少了一只乳房,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”

“娘娘医病需要,便心肝我也舍得出。”薄姬叩个头,“乞请娘娘赐臣妾尖刀一把。”

吕后看一眼吕产:“将你的匕首给她。”

吕产不情愿地拔出腰间短刀:“拿好。”

薄姬又对黄门说道:“烦请公公给一托盘。”

黄门转身取来:“薄娘娘,要它为何?”

薄姬也不答话,当众袒出左乳,手起刀落,将那颤颤的玉乳大半个削了下来。鲜血如泉涌喷洒,薄姬痛得汗珠滚落。但她坚持住将玉乳放在托盘中,双手呈与吕后:“愿娘娘服下偏方,早日凤体康健。”

吕后简直看呆了,没想到薄姬真就将乳房切下。一向心狠手辣的她,此刻竟有些不忍:“薄姬,你真就舍得?”

“为了娘娘,死又何惧。”

吕后命黄门将托盘送下,然后关切地叮嘱薄姬:“快些回宫,传太医敷药,好生将养。”

“娘娘,臣妾有一请求,不知当讲与否?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吕后此刻真的受了感动。

“臣妾已有三载未能与儿子见面,恳请娘娘允我去往代国,见见刘恒,并在中都养伤。”

“去吧,母子情深,理所当然。”吕后动了恻隐之心。

吕禄连声咳嗽,给吕后传递信息,要她收回成命。但吕后话已出口,根本不再理会吕禄的态度。

薄姬则立即叩头致谢:“谢娘娘千岁隆恩。”

“好了,快回去传太医吧。”

“臣妾告退。”薄姬想不但保全性命,还得以离开京城去代国和儿子团聚,虽说失去一只乳房也还值得。

薄姬一走，吕禄立时暴跳如雷：“娘娘，你怎能放虎归山，就是不杀她，也不该放她出京。”

吕产也有同感：“娘娘，你中了她的苦肉计。如果薄姬留在长安，刘恒那里就不敢轻举妄动。”

吕后则不以为然：“你们那简直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，薄姬哪里是老虎，不过是一只驯服的小猫。再说刘恒为人敦厚，断不敢造反。”

吕禄叹息一声：“我的姐姐娘娘，你现在是鬼迷心窍了，待到来日你定是悔之晚矣。”

吕后脸色沉下来：“难道哀家就不如你们虑事周全？”

吕禄知道此事再说无益，便掉转了话题：“娘娘，那赵王刘友在赵邸已是软禁五日，饿得奄奄一息，若再不给饭吃，只怕小命就交待了。”

“他胆敢反对哀家分封你们为王，而且扬言在我百年之后要剪除吕氏，如此狼子野心之人还留他做甚？！饿死算是便宜他了。”

吕禄有些不忍：“那，这样一来，我那宝贝女儿就要孀居了呀。”

“真是妇人之仁。”吕后狠狠地瞪他一眼，“难道你忘了刘友一年之久不让你女儿近身，而肆意同其他姬妾调笑。死了刘友无妨，哀家再为侄女找个乘龙快婿还不便当。”

吕禄也就无话可说了。

赵王刘友在长安城中的赵邸，笼罩着一片压抑的气氛。手握刀枪的北军士兵，一个个犹如凶神恶煞一般。只要有行人经过，他们都会厉声呵斥加以驱赶。这阴沉沉的凝重，吓得鸟儿都不从这里飞过。夜色迷蒙，破絮似的浮云，遮住了稀疏的星斗。整个赵邸如同已经死去，没有一点点声音。

一个黑影忽地一闪跃上了后房檐，他脚尖点瓦越过房脊到了前檐。倒挂金钩吊下身去，透过窗户看到了室内的情景。赵王刘友无力地偎躺在木榻上，眼睛都难以睁开。黑影是赵王的贴身卫士，他知道主人已被饿五六天了，便怀揣一只煮鸡潜入赵邸，要给主人充填饥肠。他伸手推开窗扇，呼唤了一声：“王爷千岁，小人给你送来吃食。”

刘友在床榻上动了动，吃力地睁开眼：“是哪个？”

“有人！”巡夜的兵士喊叫起来。

灯笼火把瞬时亮如白昼，又有人叫道：“在房上。”

“放箭！”卫尉吕更始发出了命令。

顿时，箭矢如骤雨飞向黑影，那卫士浑身立刻被钉成了刺猬，从房檐上摔落下来，

倒地丧命。但他在死前,已将煮鸡丢进了房中。

刘友挣扎起身,那煮鸡的香味诱惑着他,挨近了,伸出手去。但是,一只大脚将煮鸡踢开。

刘友抬头一看,原来是吕更始。刘友说:“将军,我饿。”

吕更始冷笑几声:“还想吃鸡,下辈子吧。今生今世,你就别做这个美梦了。”他又一脚,将煮鸡踢出了门外。

屋门乒的一声关死了,也彻底关死了刘友生存的希望。他艰难地挪到书桌前,提起了狼毫玉管,在白绢上写下一首诗:

诸吕专权啊,刘氏临危。  
胁迫王侯啊,强授我妃。  
我妃嫉妒啊,诬我以罪。  
谗女乱国啊,上竟不知。  
我无忠臣啊,能不失国。  
冤死京城啊,天公何痴。  
不早自裁啊,后悔莫及。  
为王饿死啊,有谁怜惜。  
吕后狠毒啊,苍天毙之。

笔管从刘友的手里滑下,这个地位显赫的赵王,竟然被活活饿死。

吕禄匆匆来向吕后禀报:“娘娘,赵王死了。”

“死便死矣,有何大惊小怪。”

“那,我的女儿依靠何人?”

“哀家为你再选一夫婿就是。”吕后想的首位问题是另一个,“你传我懿旨到成皋宫,赵王已逝,赵地富庶,改封代王刘恒为赵王。”

吕禄想不通:“娘娘,燕赵之地,沃野千里,不能让刘恒占得这个便宜,要封当封我吕氏。”

“你懂什么,且看薄姬怎样回复。”

薄姬接到吕后旨意,便与儿子刘恒、弟弟薄昭商议:“吕后懿旨,我们受还是不受?”

刘恒动了心:“赵国地富民丰,强胜代地数倍,只是不知吕后意欲何为。”

薄姬也已有意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领旨谢恩。”

薄昭看得透彻：“不可，这是吕后的试探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薄姬问。

“吕后欲将诸吕封王，早已尽人皆知。她这是投石问路，我们婉言谢绝不算，还要建议将赵地改封吕氏。”

刘恒觉得有理：“诚如舅父所言，母后可称儿臣愿为国家守卫边疆代地，不使匈奴内侵。”

“对，就是这样回答。”薄昭虑事更加周密，“复旨同时提出，姐姐伤口已无大碍，近日即赴代国与儿子见面。”

“甚好，自当早日离开，以免夜长梦多。”刘恒表示赞同。

复旨返回未央宫，吕后看了笑逐颜开，对榻前的吕禄、吕产说：“薄姬可以信赖，非但不应刘恒以代抵赵，反而上表请封吕氏。”

吕产巴不得封为王：“娘娘之意谁人合适？”

吕后冷笑几声：“我还要封刘姓为王。”

吕禄忍不住发问：“刘氏何人还可为王？”

“朱虚侯刘章。”吕后令吕禄发出了懿旨。

刘章接到了吕后旨意，拿不准是福是祸，遂召来弟弟东牟侯刘兴居商议。刘兴居不假思索：“兄长，刘友在赵王位上被吕后活活饿死，她不会有这份好心将赵王爵位送你。小弟获悉，此前已为代王婉拒，兄长千万不可领受。”

“有理，”刘章言道，“贤弟之言甚合吾意，不受王位，还当举荐吕氏为之，是为投其所好。”

刘章的表文送达吕后处。

看过表章的吕后不由得喜笑开怀：“刘章还是识相的。”

吕禄摇头：“刘章为人城府极深，含而不露，说不定有阴谋正在策划，对他不能不防。”

“既如此，将赵王后嫁与他。”吕后做出决定。

“让我女儿许配刘章？”吕禄不情愿，“只怕刘章不与吕氏同心，我那女儿又难免落个孀寡之身。”

吕后冷笑几声：“你说他有异心？叫赵王后嫁过去，正好监督，等于在他身边安我们一条眼线。”

吕禄明白，他这个娘娘姐姐，一向以政治需要为重，他怎敢反对：“就依娘娘。”

吕后又给吕禄一个甜头儿：“这赵王的爵位，就是你的了。”

“谢娘娘千岁。”吕禄心中美滋滋的。

刘章更是清楚,若拒绝吕后提的亲事,无异于宣布造反。他心内不快,也只能高兴地将吕禄之女迎娶过来。

清晨,几辆简朴的马拉轿子车,不动声色地驶出了长安城。刘恒依然是车夫打扮,不过这次是为母亲薄姬驾车,还不算屈尊。他挥鞭回望一下高大雄伟的城门,心中几乎欢呼起来,有一种鸟出樊笼龙归大海的感觉。

天黑了,又是一个闷热的夜晚,未央宫中,吕后通体流汗,宫女和黄门用力摇动龙凤扇,还是难解躁人的暑热。

“哇啦啦!”一个落地雷在殿外炸响,吕后猛一激灵,顿觉神思恍惚。瓢泼大雨从夜空中如银河倒挂灌入庭院,伴随着雨星,一阵阵凉风吹进宫中,吕后又是连打了两个冷战。但是她的神思清醒了,她明白自己的大限就要到了,便急命宦者令传吕禄、吕产火速进宫。

吕禄、吕产淋得像落汤鸡一般进入未央宫,见吕后神态安详气色亦佳,便都有些怨言:“如此大雨,急切宣召,我们还以为娘娘凤体有恙,原来娘娘安好,又何必如此急迫呢。”

吕后喘息一阵:“你们懂得什么,哀家自己心中有数,看来我已不久于世,叫你二人来有后事要做安排。”

吕产一听就慌了:“娘娘,你千万不能走,现在周勃等人虎视眈眈就等着出手,没有娘娘镇不住他们啊!”

“废物,堂堂男子汉,手中握有大权,怕他们何来!”吕后语气严厉,气又不够用了。

吕禄小心翼翼地:“还是企望娘娘千秋长寿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,皇帝都呼万岁,可谁又能活过百岁。哀家也愿长生,可这岂能由着自己。我总有撒手的时候,你们总要自身主宰天下。”

二吕同声:“请娘娘示下。”

吕后长长叹息一声:“看来哀家大限已至,你二人肩负我吕氏生死存亡重任,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吕产将心中的不满吐露出来:“娘娘,你将周勃封为太尉,执掌兵权,我二人又有何力量能与他抗衡?”

“哀家自有制服他的办法。”吕后早有成竹在胸,“吕禄,我封你为上将军统领北军,吕产为相国和大将军掌管南军,他周勃能奈你何?”

吕禄感到心中有数了:“如此最好,南、北二军是王朝精锐,众至二十多万,不归太



尉管辖，而且就在京师，若周勃之流敢有异动，我南、北二军可随时将他们碎尸万段。”

吕后又叮嘱说：“这南北二军的兵权，一定要牢牢握在手中，万万不可大意，它关乎着我们吕氏全族的生死啊。”

吕禄、吕产应道：“娘娘放心，我二人谨记在心，绝不敢疏忽。”

吕后没有应答，只是静静地半坐半卧地靠在御榻上。

吕禄轻轻唤道：“娘娘。”

吕产疑惑地问：“莫不是睡着了？”

吕后没有一丝反应。

吕禄有些急了，高声叫道：“娘娘！”

吕产也大呼：“娘娘！”

吕后气息全无，她已经过世了。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事实上的女皇帝，就这么平静地离去了，走得那么安详。

吕禄、吕产号啕大哭，他们捶胸顿足，难以自制。看起来他二人的无奈远大于悲痛，他们感到靠山倒了，吕氏大厦会不会倾颓呢？

哭过了，吕产与吕禄计议：“王兄，周勃与诸刘，原本就蠢蠢欲动，若知娘娘驾崩，必然铤而走险。俗话说先下手为强，我们要趁其不备悉数除之。”

“言之有理。”吕禄赞同，“你我暂不发丧，且将吕氏王族尽数召来，使之有所准备。”

“好，派宫中得力宦者传谕燕王吕通，东平侯吕庄，祝滋侯吕荣等速来宫中议事。”吕产将名单一一列出。

吕禄听后，不免沉吟：“只通告男性似为不妥，我吕氏女子亦应告知一二，方不为偏颇。”

“女人中有哪个堪可共谋？”

“至少我的女儿应该知晓。”

吕产想了想做出让步：“也好，只告诉令爱一人，叮嘱她不得将太后驾崩一事外传。”然后，吕产派亲信传谕诸吕去了。

吕禄高呼一声：“宦者令何在？”

钱贯仁应声走上：“上将军，小人在。”

“你先去刘章府告知我女，然后前往太尉周勃、左相陈平处，报称太后病重，要他二人火速进宫商议军国大事。”

“下官领旨。”

吕产又恶狠狠地恐吓道：“钱贯仁你要放明白，不得将太后已崩的消息泄露，不然

你九族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。”

“二位王爷放心，下官一向与太后一心一意，决不会背弃吕氏。”

“好，你即刻出宫。”

“遵命。”钱贯仁离去。

吕产对吕禄狞笑着说：“武周勃文陈平，这二人是刘氏在京的主心骨，只要将他二人除掉，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，刘氏阵营便土崩瓦解，这天下就是吕氏的啦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吕禄吩咐一声，“卫尉吕更始进见。”

吕更始阔步而入：“末将在。”

“吕更始，你是我吕氏一族，少许周勃、陈平应召入宫，只要他二人一进入宫门，你便与我乱刀砍死，可做到？”

吕更始响亮地回答：“上将军放心，决无差池。”

吕更始立即在宫门埋伏下刀斧手，单等周勃、陈平前来送死。

宦者令钱贯仁奉命到了朱虚侯刘章府邸。刘章热情相迎：“钱公公出宫光临寒舍，定是有所见教。”

钱贯仁对刘章有几分不耐烦地说：“此行不是为见侯爷，请夫人出后堂来见，有要事相告。”

刘章心中琢磨，吕后硬将吕禄之女许自己为妻，正所谓牛不喝水强按头，而今这钱贯仁专程来见她，想必是有重大事情发生，自己岂能被蒙在鼓中，遂做出了不满的模样：“钱公公，虽说尊驾是宫里人，但毕竟男女有别授受不亲，内人出堂，不方便。”

“夫人不出堂相见，这话咱家却怎样令她知晓？”

“告知在下，与你原原本本一字不差传达就是。”

钱贯仁脸上变色怒气冲天：“侯爷，再不令夫人出堂，误了大事你可是吃罪不起啊。”

刘章见状也就让步了：“公公如此动怒，看来事情非同小可，下官叫她出堂就是。”

夫人奉召出堂：“钱公公，如此急切，所为何事？”

钱贯仁用白眼珠看着刘章：“请侯爷回避。”

刘章明白不退让也不行：“好，你们谈。”刘章避到了屏风之后。

钱贯仁悄声向夫人告知：“吕后娘娘业已驾崩，令尊上将军要你火速进宫，有要事商议。”

“啊！”夫人怔了一下，“待我稍做整理。”

“不可，必须立即进宫。”

“好吧，待我命下人备车。”

“也不必了，令尊已派车来接，请即刻登车。”

夫人只能照办：“也好。”

刘章在屏风后依稀听见是吕后驾崩，但又拿不准，急急出堂来：“夫人，你这是去往何处？”

“侯爷，妾身进宫去。”

“为何如此急迫？”

“是太后她……”

“是太后病重。”钱贯仁抢过话来，“不要多说了，你快进宫去吧。”

“遵命。”夫人出房门，登上了等在门外的双马锦车。

钱贯仁目送锦车驶走，才又乘马向陈平府邸奔去。

刘章在门前思忖片刻，令下人拉过马来，他飞身乘上，疾驰向前。大约追出三箭地远近，将夫人的锦车赶上。

刘章马头别住锦车：“夫人，请少停一时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“侯爷何事？”

“你这样急匆匆进宫，究竟为何？”

“这，钱公公不是说过，太后病重。”

“不对，太后病重，应召朝中重臣议事，断没有急召你入宫之理。”

“啊，钱公公不是去召陈平与周勃了吗？”

“召他二位合乎情理，而你去算是怎么说呀。”刘章将了一军，“看来令尊将你许配与我，并非真心实意，不过是安在我身边的眼线而已。”

“侯爷此言差矣，妾身与家父对侯爷都是情真意切的。”

“既如此，为何却事事背我。”刘章决定诈她一下，“我在屏风后已听见，太后驾崩了，为何还要瞒我？”

“这，既然侯爷已知，也就无需再隐瞒了。并非妾身不讲，实乃钱公公奉有严令，不敢走漏风声。”

“好吧，事情既是如此，夫人千万留意自家身体，一定要节哀顺变，下官和夫人还要白头到老呢。”刘章移开了马头，“夫人要早些归来。”

锦车继续前行，夫人探出头：“侯爷放心，妾身会照顾自己的。”

刘章目送锦车远去，心中合计，明明是吕后已故亡，为何谎称病重？吕禄为何要接其女进宫？钱贯仁为何还要召陈平、周勃进宫？吕后已死还议何事？这一切都令人费解……不好，怕是内中有阴谋！

刘章想到这里，快马加鞭直向太尉府奔去。

## 第二章 陈平巧舌 鼓动齐王

夜空中的浮云如飞地飘动,不时洒下零散的雨星。远处的天边,时而亮起一道裂空的利闪,隐隐滚过沉闷的雷声。

时已二更,但太尉府依然没有入睡,倒不是适才的暴雨使得人们没有安歇,而是朝中的不稳定使这执掌兵权的太尉周勃难以成眠。

吕后专权,高祖的子孙一个个死于非命,周勃觉得自己如芒在背,有愧于高祖的在天之灵。

周勃伫立在后园的假山旁,痴痴地注视着池水中的假山倒影想心事。那奇形怪状的太湖石,就像压在他的心头,使他喘不过气来。

周亚夫放慢脚步,轻轻靠近父亲身边,他担心打扰父亲的深思,不敢有过大的响动。但他又不忍父亲陷入难以自拔的愁苦中,忍不住还是上前提醒:“父亲,心有大事委决不下,何不找左相陈平共通心曲。”

周勃顿了一下,缓缓转过身,显然儿子的话拨动了他的心弦:“亚夫,你的话倒是提醒了为父。”

“陈相爷虽说城府较深,但他忠于高祖的赤心却是天日可鉴。”周亚夫阐明自己的观点,“陈平是可以信赖的。”

“我儿之言甚为在理,待明日为父设法与他相见。”周勃又道出心中的忧虑,“已经两日没有宫中的消息了,也不知吕雉病势如何,张然他为何连续两天未来通风报信。”

“想必是没有大事,或许是不方便难以脱身。”周亚夫自有见解,“不论有无消息,吕雉篡权之心已是昭然若揭。而父亲必被视为吕氏一族夺取刘氏皇权的绊脚石,吕后她必欲除之而后快。父亲不得不防啊。”

“为父岂能不知,看来同吕氏的决战已是在所难免。而且就在吕雉死亡前后,吕氏必有动作。”

周亚汉匆匆来到,他是周勃的侄子,因自小父母双亡,由周勃将他养大,视如己出,堪称疼爱有加。他明白此时此刻周勃最关心的是什么:“父亲大人,谒者令张然来了。”

“好,快请。”